

第十回 貴保窮途逢俠士 小子窗下層奇術

詩曰：

亨屯方出險，繡幕得牽絲。

天遣功名路，金鞍聘帝畿。

且說貴保是晚過溪，忘命直跑。不顧高低跑了三四里路，回顧無人追襲，心魂稍寧。筋力困乏暫憩路旁，思忖不知母姐怎樣，欲待回家，又恐禍生不測；欲待尋父，又長路漫漫，身無盤費。思忖一會哭一會。恰已天明，只得望前而進，腹中饑餓，無奈，將身上衣服變易得銀使費。沿途訪問進京路徑，行了十餘日，身上衣服變易殆盡，猶未到京。詢諸途人，猶有十餘日路程，心下彷徨無策。一日來到浙江地面，村市中有村名李家村，中有一富戶姓李名建中，身列庠生，十分飽學。有子英華英發，為人任俠好施，周人之急千金不計。有一胞弟李建良在京開間酒樓，只有李秀才在家教訓子姪，不圖仕進。是日，用過晚膳，見天色尚早，在庠門散步。恰好貴保到此，李秀才見他小小年紀雖風塵滿面，猶秀氣逼人，且又異鄉聲音，一見便生憐恤。引他回家，命家人將飯與他。食訖，貴保叩謝，正欲出門，李建中止而問曰：「我看你非是下賤之人，何處人氏？因何流落到此？」貴保見問，潸潸淚下，哽咽而言曰：

「小子姓黃名貴保，家住襄州。父世榮赴京貿易，留小子與母姐四人在家。為遭惡僕與鐵賊誑誘，逼姐成婚，多得施恩公搭救，逃走出來，母姐不知存活。小子沿途訪父，身無盤費，衣服變盡，落魄到此，今蒙垂問，只得瀝訴，伏乞垂慈。」建中聞言慨然曰：「聆君所言使我心側，見危不救亦屬非人。你小小年紀有此志行，殊屬可嘉。但上京師，縱然訪到，你亦不知尊翁寓居何在，不若就在茅舍作吾兒伴讀，待我緩緩與你訪尋若何？」貴保聞言即叩謝曰：「遭難之人，得蒙收恤，深感再造。」建中命家人引他沐浴，將新鮮衣服鞋襪與他換過。自此貴保安身在李建中處不表。

且說朱百容在監，幸得梁玉朝晚勸解，不致悲愁。但終日盼望兒子告准回來，把冤伸雪。不覺盼了三個多月，並無音耗。

時已殘年向盡，在獄嗟歎，輾轉思量。慮著胡家勢大，朝中大僚相護，不准鳴冤。又慮兒子帶著多金中途有失，千憂百慮，忽成痼疾。梁玉延醫調理，多方解勸稍稍痊癒。一日屠店舊伴潘成到候，兩下相見墮淚。潘成把訟事嗟歎一番，復把鋪中生意盈縮若何，各人股分應得多少業經清算，已將銀楚交朱能，細說一番。說罷袖中取出白金十兩，送與百容費用。百容固讓不獲只得受下。坐了一回，告辭回店，按下不提。

且說貴保在李家伴讀，相安過日。只得鎮日思量，母姐不知生死，又不知何時得逢父面。回顧自己，如飛鳥雖得身安，終覺鄉思撩人，終日愁眉不展。是日，李建中壽誕。諸戚友學交一齊到賀，建中備下早筵相待。觥籌交錯各相酩酊。席散復潔香茗與眾解醒，茶罷，李建中謂各徒曰：「爾等日耽風雅，素事篇章，為師欲考較一題，奈恐妨舉業，趁今觴政之餘，戚友齊集，分題擊鉢較量高低，試看今日騷壇阿誰奪幟。」眾人都曰：「好好。」建中即援筆揮題飾箋，寫出相馬二具七言絕句，韻限四支。眾生徒見題構思，有等彩筆生風，宛若庭筠敏捷；有等眉毛盡落；奚啻洗然苦吟名。生徒次第進呈，惟有李英華英發二人一句未就。黃貴保在旁著急曰：「諸人俱已完篇，兩郎君一句未就，今日挫了吟壇銳氣。」奈何二人正在苦思，怒曰：「可惱奴才，敢取笑我兄弟，你試握管，你能作得出否？」

貴保曰：「兩郎不嫌潦草，願代捉刀。」二人正在苦思無策，聞言即推筆硯與貴保曰：「汝試為之！」貴保筆下生風，頃刻揮成二絕。二人一見十分歡喜，即呈上建中。建中次第取看，蓋皆平平，看到英華英發二人所作，不覺改目。英華詩云：「相輿久悔世情非，污血尤來見亦希。閱盡三千無駿骨，如龍空取雪毛肥。」英發詩云：「九方去後無真識，老盡驕驕相賞希。多少駑馬為上駟，世人爭解論王乘肥。」建中看罷，謂英華二人曰：「此詩古音流麗，慨當以慷，作此詩者滿腹牢騷，純是借題寫照，信是吟壇名宿，斷非你二人所構，但諸親戚在座，二人何處覓捉刀，既非倩人定必藍本。」諸戚友聞說，齊起身披看，俱十分欣賞。英華猶欲置辨，英發已供出貴保代作。建中聞言，即呼貴保上前問曰：「此佳章是你倩筆否？」貴保曰：「小子初學塗鴉，演成下裡。老爺過譽，殊覺赧顏。」建中曰：「珠玉在前，有目共賞。何須謙遜，索性拈題再考，吐露你錦繡雄才。」

貴保曰：「既獲垂青，何妨獻丑，還請頒題。」建中曰：「就以壁間趙文敏所畫青藜照讀圖為題，賦七律一章，不拘何韻。」

貴保聞命，拈毫拂紙，頃刻揮成，呈上建中。詩云：「映雪囊螢未足酬，何來仙仗把光投。驚神學問於秋擅，煥鬥文章片軸留。天祿此宵傳秘籍，石渠他口著新讎。宣元校理標今古，猶有餘輝炳後劉。」建中看罷，不禁拍案叫曰：「言言金玉，字字珠璣，此翰苑才也！我建中有眼不識，久屈英才！」命家人取英華兄弟衣服與他換過，以姪禮待之。命英華二人以兄弟相稱。

貴保拜謝。自此稱建中為叔父。眾人將詩一看，各各稱羨，聚談一會告辭散去。自此貴保在建中家下攻書不表。

卻說貴保憶起家鄉轉念母姐，不知怎樣。父親又遠在天涯，設今日在家中，父母不知怎樣歡喜。誰知今日天各一方，思想起來能不傷感，莫若告辭建中叔父早到京城，一則求取功名，二則訪尋嚴父。思量已定，明早將此意告知建中。建中極力贊成且曰：「賢姪此舉甚合吾意，一來努力功名，二來乘便打探尊消息。恰好我有胞弟建良在京，待我修書帶去，自有安身之所。況要納監，他在京貿易多時，各部衙門都有熟識，賢姪托他料理，亦可省些錢支。後日黃道吉期起程可也。」貴保曰：「叔父說得是，愚姪遵命。」次日，英華兄弟與各書友備亦離筵，與貴保餞別。飲次建中舉觴相囑曰：「此杯薄醪願賢姪進京早會尊君，但得致身青雲無忘今日。」貴保接觴謝曰：「小姪餞餘生得叨再造，倘得僥倖定必銜環。」飲畢，復酌遞與建中，各相坐下，次及各書友，亦輪杯舉囑，貴保一一酬還，後及英華英發二人握手傳觴，不禁哽咽而言曰：「自接芳暉，常叨切磋觀摩已久，不啻同胞兄。倘奮邇雲霄，願無忘此酒。」

貴保含涕銜杯，聲情激越復觴二人曰：「聽二兄言使我心側，昔人詩云：桃花潭水深千尺，不及汪倫送我情。二兄今日之謂矣。勿論晨夕觀情難相舍，即此離筵數語，倍覺銷魂。倘腐草逢春得沾雨露，斷不為薄情之舉。異日不論乘車戴笠，相逢不止為君揖而已也。」建中曰：「爾等敘話，在此一宵正宜暢飲歡呼，少盡昔誼，何復楚囚相對，使一座招眉。」各人聞言，愁腸盡解。復縱酒暢談相與盡歡而散。次日，建中命僕李恩整頓行李俟候，用過早膳，貴保入內辭了蘇氏，出來辭別建中，與英華等一眾敘別，李恩肩挑行李相隨，建中向貴保說聲：「珍重！」向李恩囑聲：「小心！」英華兄弟與各友直送至數里，灑淚而別。貴保上京，行在泥

分解。

[返回 >>](#) [繡球緣 >>](#)

[上一篇](#) [下一篇](#)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